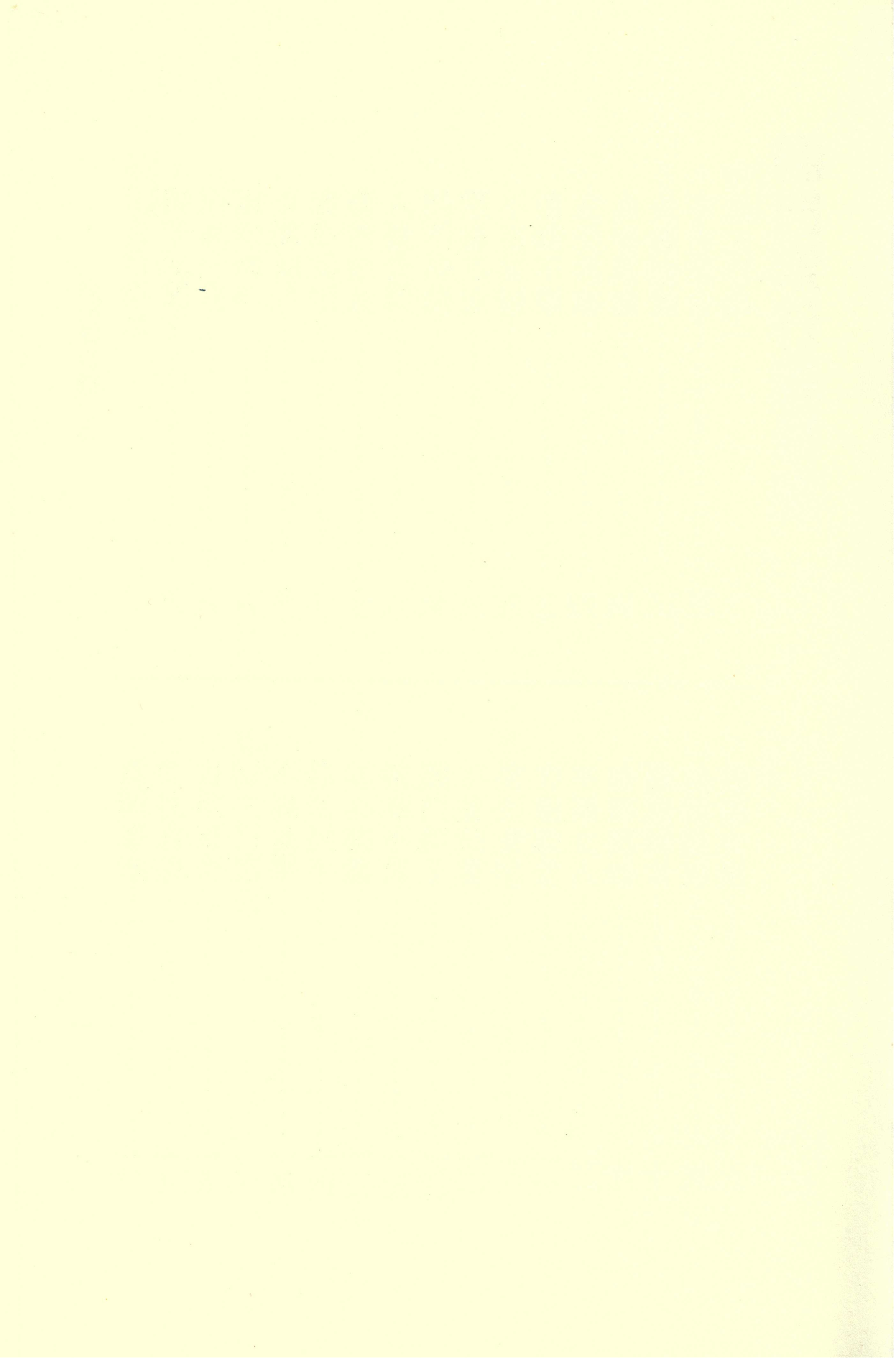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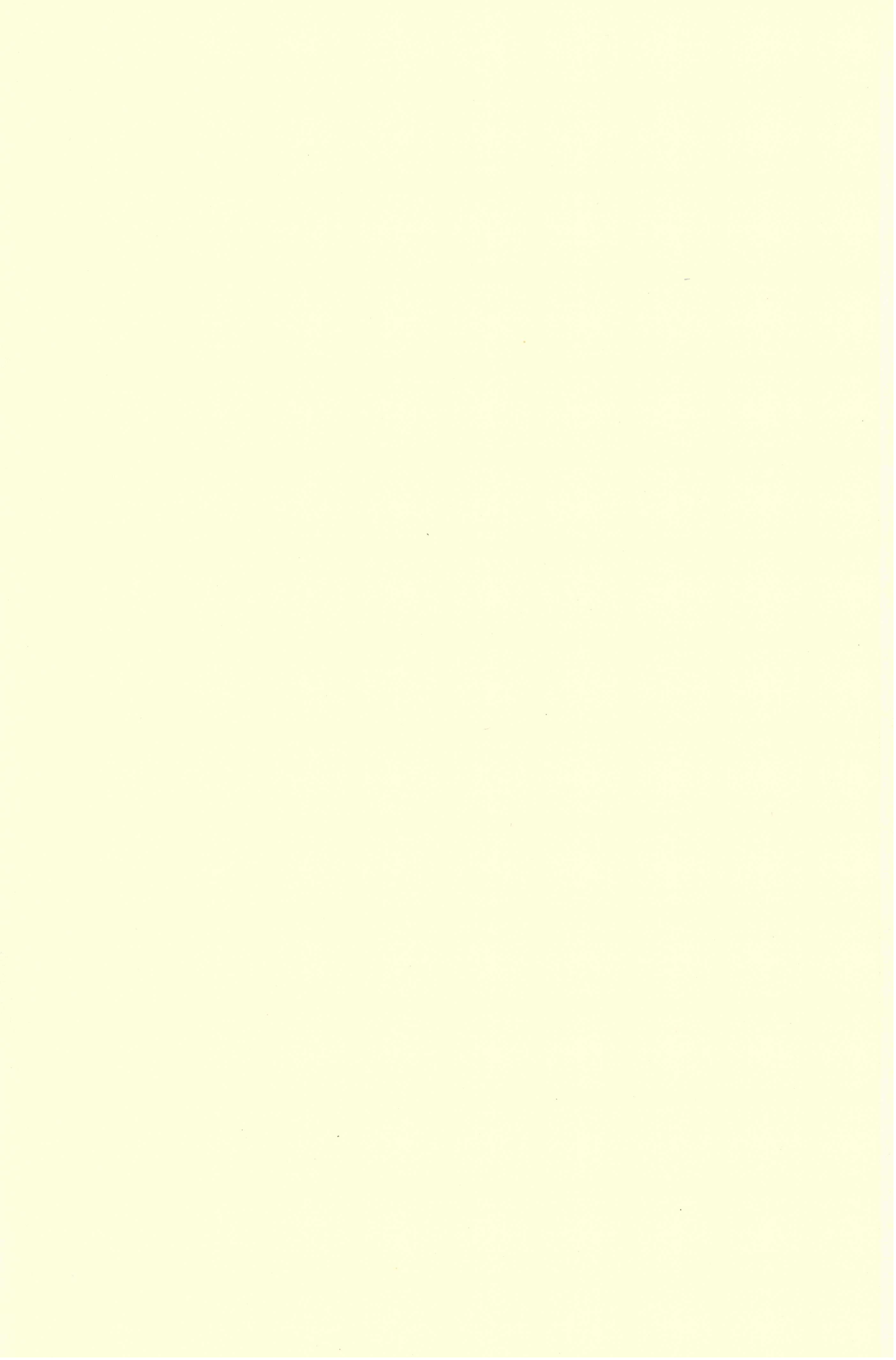
緇門崇行錄

懺雲







緇門崇行錄目次

孝親之行第四

忠君之行第五

慈物之行第六

緇門崇行錄敍

僧問沙門奚事。曰事道。事道孰爲本。曰德行爲本。僧云。甚矣子之固也。利以慧入。鈍以福修。沙門者取慧焉足矣。德行奚爲。予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致遠者。先器識。況無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器乎哉。師子之乳。匪瑠璃瓶貯之則裂。舉萬鈞之鼎。而荷以一葉之舟。不顚趾而溺者幾希矣。今沙門稍才敏。則攻訓詁業鉛槧。如儒生。又上之。則殘摭古德之機緣。而逐聲響捕影跡。爲明眼者笑。聽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後。蓋末法之弊極矣。予爲此懼。集古善行。錄其要者。以十門羅之。何者。離俗染之謂僧。故淸素居其首。淸而不嚴。狂士之淸也。攝身口意。是諸佛敎。故受之以嚴正。嚴正繇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敎。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爲宗。故受之以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盡於上。交而惠乏於下。及則兼濟之道虧。故受之以慈物。慈近於愛。愛生著。出

世之礙也。故受之以高尚。高尚非潔身長往而捨衆生也。欲其積厚而流光。故受之以遲重。遲重而端居無爲不可也。故受之以艱苦。勞而無功。則苦難而退。因果不虛。故受之以感應終焉。十行修而德備。則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後佳種投。心醇矣。而後至言入。無上菩提庶可希冀。不然。一鄙夫耳。人道未全。焉知佛道。卽使利根多慧。而慧彌多。障彌重。將安用之。僧云。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予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沓。何謂無塵。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予與一掌曰。學語之流。如麻似粟。未在更道。僧無對。艴然而起。予笑曰。蔽面塵埃。子何不拭。愼之哉。毋升高不自卑。無妄談般若。自取殃咎。無醉於虛名。修其德。殫其精誠。以致力於道。力極而心通。然後知不撥萬行。不受一塵。終日不空。終日不有。夫是之謂眞慧。願吾子究心焉。予未聞道。兼薄於德。今爲此書。惟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明達之士。苟不因人棄言。幸展轉以告夫禪者。

萬歷十三年仲冬日杭沙門袾宏識

緇門崇行錄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袾宏輯

清素之行第一

8 不作齋會

劉宋僧旻七歲出家。以經義宗海內。號旻法師。修繕寺宇。造設經像。放生布施。未嘗倦廢。或問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聞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難得盡理。且米菜鹽醋樵水湯炭。踐踏洗炙。傷害微蟲。故不爲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彌難盡意。不如已之。

贊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齋會。名曰圓滿。乃至掩關僧半期以後。即於關中營營焉晝夜經畫。預辦齋會。無復正念。嗟乎。旻師之言。眞萬世龜鑑也。

受施隨散

梁。慧開吳郡海鹽人。歷聽藏旻二師經論。講演名世。豫章守謝譓迎請說經。厚加䞋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晉安守劉業餉錢一萬。即贈寒餒。曾不終日。情性疏率。不事形儀。衣服塵滓。未嘗舉意浣濯。

贊曰。講法而不受䞋遺。是之謂法施。噫。安得人人法施如開公乎。

蟲鳴塵積

梁道超。從靈基寺旻法師學。獨處一房。屏絕賓侶。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張率謂曰。蟲聲聒耳。塵多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爲愧多矣。率大歎服。

左溪遁跡

唐。玄朗。傅大士六世孫也。常行頭陀。依巖傍澗。號左溪尊者。宴居一室。自以爲法界之寬。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非尋經典。不輕燃一燭。非覲聖容。不妄行一步。洗鉢則羣猿爭捧。誦經則衆鳥交翔。刺史王正容屢請入城。師不欲往。竟辭以疾。

贊曰。今人讀永嘉答書。竊視朗師等之僻見。不知永嘉特一時遣著之語。而左溪遺範。正學者今日事也。明眼者審之。

遺錢不顧

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繫大笠道傍。坐其下讀經。人往來不喚令施。有施者。亦不呪願。以路靜故。多載無所獲。人謂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奚爲在此。答曰。一錢兩錢。足支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過之。佯墮貫錢。富讀經自若。目未曾覩。去遠。舒令人取錢。富亦不顧。舒乃問曰。爾終日所得一錢。貫錢在地。見人持去。何不止之。曰。非貧道物。何爲妄認。舒下馬禮謝。歎服而去。

不畜衣糧

唐。通慧。三十出家。入太白山。不齎糧。取給草菓。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起禪思。經於五年。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廓然大悟。晚年一裙一被。所著麻鞋。至二十載。布衲重縫。冬夏不易焉。

嚫施不憶

唐靜琳。京兆華原人。道風旣播。䞋錫日至。並委諸侍人。口不重問。後欲作福。方恨無財。侍人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也。平生衣破。以紙補之。

門不掩閉

唐智則。雍州長安人。性落魄不羈。恆被破衲。裙垂膝上。房僅單牀。瓦鉢木匙外無餘物。居一室。門不掩閉。衆號爲狂。則歎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耳。出家離俗。而爲衣食故。行住遮障。鎖門緘笥。費時亂業。種種聚歛。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

人疑僕從

唐承遠。始學於成都。後住衡山西南巖。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茹草木而已。有慕而造者。値於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從而忽之。不知其爲遠也。代宗聞其名。賜所居號般舟道場。世稱蓮社三祖云。

贊曰。茆茨構而堯堂。疑於村舍。衣服惡而禹迹。疑於野人。況釋子以鉢衲支身者耶。今時有侈服飾。置臧獲。惟恐人之不知。而揚揚過閭里者。亦可以少愧。

荷衣松食

唐。大梅常禪師。得馬大師卽心卽佛之旨。隱深山中。人無知者。鹽官以書招之。辭不赴。附以偈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

鹿鳥爲侶

後周。行因。隱居廬山佛手巖。每夜闃。一鹿一雉。棲遲石屋之側。馴狎如伴侶。殊無疑怖。因平生不畜弟子。有鄰庵僧。爲之給侍。一日謂曰。捲上簾。吾欲去。簾方就鉤。因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

贊曰。多欲之人。死且彌切。甚而分香賣履。眷眷不能放下。不獨世諦中人。釋子亦有之。因一生清氣逼人。脫化如遊戲。不亦宜乎。

少欲知足

宋。宏覺禪師。誡徒衆云。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亦莫拋棄。

誨衆淸約

宋。慈受深禪師。小參示衆云。忘名利。甘淡薄。世間心輕。道念自然濃厚。匾擔山和尚。一生拾橡栗爲食。永嘉大師不喫鋤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著一緉鞋。遇輭地則赤脚。汝今種種受用。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睡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

衲衣一食

宋。慧熙。居惟一身。不畜侍人。日惟一食。不受人施。房地惟一蹤。餘並莓苔。所坐之榻。惟於中心兩頭塵合。如久曠者。衣服敝惡。僅免風寒。冬服破衲。夏則懸置梁上。有聞其名者。就房參謁。迎逆接候。累日方得見焉。

獨守死關

元。高峯妙禪師。在龍鬚九年。縛柴爲龕。冬夏一衲。後造天目西巖石洞。營小室如船。榜曰死關。上溜下滲。風雨飄搖。絕給侍。屛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甖爲鐺。併日一食。宴如也。洞非梯莫登。去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覿。

贊曰。天懸九霄。壁立萬仞。前有熙公。後有此老。眞迴絕塵氛矣。曩余登天目。入張公洞。俯臨千丈巖。訪死關之遺。覩師威容。恍乎在目。自悲生晚。不獲親炙。因潸淚久之。

總論

比丘。華言乞士也。淸淨自活。名曰乞士。而多求。而多畜。而多事。不亦實叛其名乎。旻師而下諸公。千載至今。流風未泯也。聞其風而不興起。尙得爲比丘乎哉。

嚴正之行第二

禁拒女尼

隋。靈裕。定州人。安衆兩堂。簡已未具。言行濫者。斥之。女尼誓不授戒。弘法時。方聽入寺。仍後進。先出己房。不令登踐。沙彌受具。必餘師證。至時乃臨壇耳。終身布衲。裙垂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見衣服過度者。當衆割之。

幼絕戲掉

唐。玄奘法師。姓陳氏。漢太丘公之後也。隨兄素出家。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梗正。不偶時流。覩諸沙彌劇談掉戲。謂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更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識者知師德器不凡矣。

贊曰。童年而盛德。非天賦之獨隆。蓋宿習之不忘也。知乎此。則可以辦來生於今日矣。

嚴訓侍者

唐。智正。定州安喜人。開皇十年。奉勅住勝光。仁壽。復入終南至相寺。與淵法師爲侶。二十八年不涉世諦。弟子智現者。伏承法教。正凡有著作。端坐思惟。現執紙筆立侍。隨出隨書。累載初不賜坐。一日足疼心悶。不覺仆地。正呵責曰。昔人翹足七日。汝今纔立。顚墜。心輕故也。其嚴如此。

贊曰。仆地而猶加呵責。不已甚乎。噫。古人忘軀爲法。少室齊腰。程門三尺。未足爲過也。今坐而論道。尚有厭倦者。師嚴道尊。敝也久矣。悲夫。

破壞酒器

唐。玄鑒。澤州高平人。性敦直。見非法。必面陳呵毀。不避强禦。數有繕造。工匠繁多。或送酒者。輒止之曰。吾所造必令如法。寧使罷工。無容飮酒。時淸化寺修營佛殿。州豪族孫義致酒兩輿。鑒卽破酒器。流溢地上。義大怒。明將加惱。夜夢人以刀擬之。旣悟。躬詣懺悔。

贊曰。今時之餉工役。非惟用酒。兼復飪腥。至於豎棟安樑。賽神宴客。且復赤丁埴之刃矣。天堂未就。地獄先成。豈虛言哉。司營繕者。當痛以爲戒。

不面女人

唐。道琳。同州郃陽人。年三十五出家。入太白山深巖隱居。勅令住大興國寺。頃之。逃於梁山之陽。從生至終。儉約爲務。以女人生染之本。一生不親面。不爲說法。不從受食。不令入房。臨終之際。有來問疾者。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焉。

贊曰。律中亦許爲女人說法。但不得見齒。不得多語。而此老絕不說法。似矯枉過正。然末法澆漓。不憂其不爲女人說法也。惟憂其說法而成染耳。如此老者。良足爲後進程式。

力衞殿堂

唐。惠主。始州永歸縣人。專精律學。居青林寺。時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入寺。就佛殿講堂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卽入房取錫杖三衣而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主手擎。擲之坑中。縣官大驚。執主申狀。陵陽喜曰。蒙律師破我慳貪。深爲大利。遂沈香十斤。綾紬十段。後還京。從受菩薩戒焉。

擯黜豪尼

唐。慧滿。雍州人。七歲出家。後奉勅住弘濟寺。時證果寺尼出入宮禁。取僧寺爲菴。滿集衆擯黜。尼訴於東宮。遣詹事杜正倫等解其擯事。滿執法不從。衆懼禍及。遂强解焉。滿歎息不悅者累日。尼後詣滿謝過。滿終不顧。

不受仙書

唐。法常。襄陽人。性剛敏。衲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中。住天台之梅山。梅山者。梅福舊隱也。常寄居之。夢神人告曰。君非凡流。此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爲下界主。不然。爲帝王師。常曰。此非吾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巷自亡。吾唯以涅槃爲樂耳。神人歎服。

闔門拒子

唐從諫南陽人壯歲出家頓了玄理會昌沙汰潛居皇甫氏別業大中初復教因還洛邑舊居其子自廣陵來覲與諫遇於院門不復能識乃問曰從諫大德安在諫指之東子既去闔門不出其割愛如此

抗章不屈

唐智實居洛下時太宗幸洛詔道士位列僧前京邑沙門陳諫有司不納實隨駕表奏極論其失帝令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朝堂民其衣流之嶺表有識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勢不可爲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歎服

防心離過

宋汴京善本禪師姓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博極羣書依圓照本禪師剃落哲宗朝住法雲賜號大通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衆三十年未嘗輕發一笑凡所住見佛菩薩立像終不敢坐蔬菓以魚肉爲名則不食其防心離過類如此徽宗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忽謂左右曰只

有三日。已而示寂。世稱大本小本云。

贊曰。防心如是。古之所謂聖賢。今之所謂迂僻也。哀哉。

終夜拱手

宋圓通訥禪師。常入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候雞鳴云。

不談世事

宋光孝安禪師。住淸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脚跡。詢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閒闊。末談資養。安自是終身未嘗言及世事。

贊曰。古人爲生死行脚。纔逢師友。惟汲汲商畧是事。何暇他論。今人終日雜話。求如二僧亦不可復得。鬼神在側。又當何如。噫。可懼也已。

總論

或謂六和名僧。又僧行忍辱。宜無取於嚴。不知吾所謂嚴。非嚴厲之嚴。蓋嚴正之嚴也。以嚴正攝心。則心地端。以嚴持法。則法門立。若夫現奇特以要譽。逞凶暴以示威。與今之嚴正

實霄壞焉。衲子不可不辨。

尊師之行第三

力役田舍

晉道安法師。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爲師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齎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更求餘經。師曰。昨經未讀。乃復求耶。答曰。卽已成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將一萬言。齎之如初。暮復還經。師令誦之。不差一字。方大驚歎。

贊曰。安清廟之圭璋也。置之耒耜而服勤不怨。今弟子纔負寸長。禮貌衰則去矣。況田役耶。況久於田役耶。吾於是三歎。

受杖自責

晉法遇。事道安爲師。後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飮酒。遇罰而不

遺。安遙聞之。以竹筒貯一荆杖。封緘寄遇。遇開緘見杖。卽曰。此繇飲酒僧耳。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遂鳴椎集衆。以筒置前。燒香致敬。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垂淚自責。境內道俗無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

贊曰。噫使今人發安老之緘。其不碎筒折杖。而誶語者寡矣。聖師賢弟子。千載而下。吾猶爲二公多之。

爲師禮懺

晉。法曠。下邳人。早失二親。事繼母以孝聞。後出家。師沙門曇印。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愈。

立雪過膝

魏。神光。學解冠世。逹磨大師自西域至。往師之。磨未嘗與語。一夕大雪。光立庭砌。及曉。雪過其膝。磨顧曰。久立雪中。欲求何事。光泣曰。惟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尚不能至。汝今以輕心淺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誨

勵。以刃斷臂置于磨前。磨曰。諸佛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遂傳法爲二祖。

贊曰。二祖得法。良繇精誠已極。機緣已熟。乃爾針芥相投。非取必斷臂也。癡人效顰。將致力刀砧矣。噫。傳法而必斷臂。則諸祖無完膚。成佛而必燃身。則列聖無噍類。斷煩惱臂。燃無明身。願禪者勉之。

離師自責

唐。清江。幼悟幻泡。禮曇一律師爲親教師。諷誦經法。觸目而通。識者曰。此緇門千里駒也。嘗與師稍忤。捨而遊方。徧歷法筵。自責曰。天下行半。如我本師者鮮矣。乃還師所。當僧集時。負荆。唱言。某甲再投和尚。惟願攝受。時公一詬罵。江雨淚懺謝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求哀再四。一公憫之。遂爲師資如初。一公沒。謁忠國師。密傳心要焉。

贊曰。舍聖賢而知非。當詬罵而不退。可謂明且誠矣。終傳心印。不有繇乎。彼淺信之流。小嫌則長往不返。微呵則銜恨不忘。空遇明師。竟有何益。如逢帝主。不獲一官。惜哉。

迎居正寢

唐。石霜慶諸禪師得法於道吾。後隱瀏陽洞山。有瀏陽古佛之語。學者多依之。道吾將化。棄其衆從諸。諸迎居正寢。行必掖。坐必侍。備極敬養之禮。

歷年執侍

唐。招賢通禪師少爲六宮大使。因詣鳥窠求出家。窠不納。堅求。乃爲剃落。執侍左右。勤劬不替。經一十六年。不蒙開示。欲辭去。窠問何之。曰。諸方學佛法去。窠云。佛法此間亦有少許。遂拈起布毛。忽大悟。號布毛侍者云。

贊曰。人見侍者於布毛下悟去。不知一十六年織紝之力也。匪多載辛勤。焉有今日事。遇明師者幸毋以躁心乘之。

謹守遺命

宋。懷志金華人。幼業講。因一禪者激發。棄講參方。晚至洞山得法於眞淨文禪師。久之辭去。眞淨囑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拜受命。至袁州。州人請住持揚岐。掣肘而去。遊湘上。

潭牧請住上封北禪皆不受。菴於衡嶽二十餘年。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晚投龍安。龍安處之最樂堂。遂終老焉。

贊曰。顯達人之所欲。遵遺命而力拒諸請。可不謂難乎。今人嗜名利。棄禮義。不請而往者紛如矣。尚何憶乎師命。

遵訓終隱

宋。淸素得法於慈明。在處隱衆中。兜率悅公時在衆。因夜話。詢知爲慈明侍者。大驚。明日具威儀。參叩。往復開發。遂得大悟。仍戒悅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憐子之誠。忘先師之戒。子以後切勿嗣吾也。終身陸沈。人無知者。

兵難不離

元。印簡。山西寧遠人。八歲禮中觀沼公爲師。十八。元兵下寧遠。四衆逃難。簡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逃遁。簡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明日城降。元帥史公天澤問曰。汝何人。對曰沙門。食肉否。對曰何肉。史曰人肉。對

曰。虎豹尚不相食。況人乎。史喜而釋之。

總論

古之爲弟子者。師沒而信愈堅。今之爲弟子者。師存而守已易。所以者何。良繇最初出家。實非欲依止眞師。決擇生死。蓋一時偶合而已。是以其心見利則易。逢惡友惑之則易。瞋其師之訓以正也則易。甚而下喬入幽。如陳相罷釋事道。如靈素者有之矣。又甚而太陽平侍者之流。未必其無人矣。嗟乎悲哉。

孝親之行第四

蘭盆勝會

佛世大目犍連事母至孝。母死出家。精進行道。得六神通。見亡母生餓鬼中。持飯往餉。飯化猛火。目連痛哭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必假十方衆僧威神之力。當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爲母設盂蘭盆齋。供佛及僧。始克濟拔。目連如教設齋。其母

即以是日脫餓鬼苦轉更資薦遂生天上繇此蘭盆勝會流通萬世焉

贊曰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俾底豫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導其正信死薦其靈神大孝之大孝也目犍連以之

母必親供

齊道紀習成實造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著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也非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居喪不食

梁法雲陽羨人七歲出家為莊嚴寺寶亮弟子雋朗英秀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學者海輳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旻法師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跂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饘粥

贊曰。曾子之母死。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卽雲公之居喪．雖曾子何加焉。語曰．釋氏棄其親．豈理也哉。

泣血哀毁

隋智聚．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毁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荷擔聽學

隋敬脫．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淸直聞。其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籍楮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

鑿井報父

唐慧斌．兗州人。父朗在朝。年迫期頣。愛敬無䖍。乃於汶水之陰．九逵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厥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之句。

禮塔救母

唐子鄰。范氏子。母王氏。不信三寶。鄰逃東都。依廣受寺慶修律師出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已故三載矣。因詣岳廟。敷坐具誦法華。誓見岳帝求母生處。其夜岳帝召謂曰。汝母禁獄。見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可往鄮山禮育王塔。庶可救也。鄰即詣塔。哀泣禮拜至於四萬。俄聞有呼鄰聲。望空中見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倏然不見。

贊曰。目連感佛教以供僧。子鄰感神教以禮塔。至孝通神明。詎不信夫。

悟道報父

唐師備。姓謝氏。父以漁為業。墮水死。備因出家。欲報其父。芒鞋布衲。食纔接氣。與雪峯存禪師為友。峯以其苦行。呼為頭陀。嘗攜囊出嶺。擬欲偏參。忽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不出嶺。依峯咨決心要。峯嘗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已得生天。故來報耳。

刲股出家

唐鑒宗。湖州長城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之。紿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

後謁鹽官悟宗禪師。隨衆參請。頓徹心源。咸通中。止天目東峯徑山。號徑山第二祖。

織蒲供母

唐。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初遊方。契旨於黃蘗。住觀音院。常百餘衆。後捨衆入開元寺。房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誠感父骨

後周。道丕。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涌貴。丕自辟穀。唯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呪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卽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搖曳良久。丕躃踊抱持。齎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爲孝感所致。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贊曰。絕粒而餉母饑。誦經而獲父骨。可謂大孝兼乎存歿。而至行超於古今者矣。嗚呼異哉。

念佛度母

宋宗賾。襄陽人。父早喪。母陳氏。攜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年二十九。禮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理。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翦髮。甘旨之外。勉進念佛。後無疾而終。製勸孝文行於世。號慈覺禪師。

贊曰。賾公篤信淨土。不惟自利。而兼利其母。使果得往生。賢於度母生天者多矣。沙門欲報其親。不可不知此。

總論

世人病釋氏無父。而釋氏之孝其親。反過於世人。傳記所載。蓋歷有明徵矣。今猶使嫉僧如蛇蠍者。則僧之罪也。即可痛恨。其罪有三。安享十方之供。而不念其親者。一也。高坐舟車。而俾其親牽輓如工僕者。二也。割愛出家。而別禮他男女以爲父母者。三也。願諸世人。毋以此三不才僧而病一切。

忠君之行第五

開陳報應

吳僧會。吳主皓召而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對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壽星見。以仁慈育萬民。則醴泉冽。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周孔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教。對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槩。佛教不止淺言。故備陳其詳。聖人惟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爲嫌何也。皓深然之。

勸善弭災

晉。法曠。簡文皇帝詔問起居。幷諮以妖星。請曠爲力。曠答詔曰。景公修德。妖星移次。願陛下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乃與弟子齋懺。俄而星滅。

規諫殺戮

晉。佛圖澄以石勒好殺。乃詣勒。勒問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宜先動以道術。乃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勒信服。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敝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也。勒甚悅焉。應被誅戮。蒙救濟者甚衆。

贊曰。嘗怪南北朝多高僧賢聖出興。不於平世。而於亂世者何也。良以運厄時艱。民窮物苦。大悲救濟。正在斯時耳。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者非耶。

巧論齋戒

宋。求那跋摩。罽賓國王族也。元嘉八年達建業。帝問曰。寡人欲持齋不殺。而身主國政。不獲從志。奈何。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應須尅己苦躬。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寒暑調。百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戒亦至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泥於近教。如法師所言。眞可謂開悟明達。通天人之

際矣。勅有司供給。擧國宗奉。

贊曰。帝王之不信佛法。非獨不信者之過。亦論佛法者未盡其妙也。如求那者。義正而語圓。辭善巧而不叛於道。眞佛法世法融通不礙者矣。雖古良諫議何以加此。彼世僧局偏見而自謂持正。不知使人主不欲親近緇流者正爲此等輩也。神龍變化非蚯蚓所知，其是之謂歟。

較論供養

齊法願。潁川人。高帝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禮敬。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謂願曰。葆吹清鐃以爲供養，其福何如。願對曰。昔菩薩八萬伎樂供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何足道哉。

贊曰。好佛事而昧佛理。縻費雖多。不越人天有漏之因耳。願公此言。豈獨覺世俗之迷。抑萬代沙門釋子之良藥也。

說法悟主

齊僧稠昌黎人年二十八投鉅鹿實公出家齊文宣徵之不就躬造焉扶接入內稱爲論三界本空國土亦爾世相不常及廣說四念處法帝聞驚悟流汗因受菩薩戒斷酒肉放鷹鶻去漁畋禁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戒

感悟東宮

唐玄琬弘農華陰人貞觀初帝以琬戒德朝野具瞻勅爲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琬致書皇太子曰今畧經中要務四條惟願留意一曰行慈謂依涅槃梵行之文含養兼濟二曰減殺謂東宮常膳多所烹宰殿下以一身之料徧擬羣寮及至斷命所繇莫不皆推殿下請少殺生以永壽命三曰順氣謂不殺曰仁仁主肝木木屬春生殿下位處少陽請春季禁殺斷肉以順陽和四曰奉齋謂年三齋月六齋何者今享大福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彌增美矣皇太子答曰辱師妙法四科謹當緘之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資冥祐

勸斷屠殺

唐沙門明贍素博學懷抱經濟太宗聞其名詔入內殿問之贍廣陳政要因敘釋門以慈救

爲宗。太宗大悅。下勅年三善月。月六齋日。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寺焉。

勸修懺法

宋曇宗。秣陵人。出家靈味寺。嘗爲武帝行菩薩五悔法。帝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對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汝弼。湯武亦云萬姓有過。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齊聖往古。履道思沖。寧得獨異。武帝善之。

受罰不欺

宋道楷。沂水人。得法後。大揚洞上之風。崇寧中。詔住東京淨因。大觀中。徙天寧。上遣使賜紫衣。號定照禪師。表辭不受。上復令開封府尹李孝壽。躬諭朝廷褒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對曰無疾。有司曰。言有疾。即法免罰。楷曰。豈敢詐疾而求免罪譴乎。吏太息。遂受罰。編管淄州。見者流涕。楷神色自若。至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勅放自便。乃庵於芙蓉湖中。

贊曰。榮及而辭。人所難也。辭而致罰。受罰而不欺。不曰難中之難乎。忠良傳中。何得少此。錄

之以風世僧。

咏花諷諫

後晉江南李後主召法眼禪師入內庭。時牡丹盛開。主索詩。師乃頌云。擁毳對芳叢。繇來迴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異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主歎悟諷意。

贊曰。味詩意。忠愛油然。溢於言表。惜後主知而不用。終不免夢裏貪歡之悔耳。彼號爲詩僧者。品題風月。敝精推敲。而無裨於世。以此較之。不亦黃金與土之相去耶。

總論

士君子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僧無官守也。僧無言責也。而盡忠如是。孰謂山林之下無明良喜起之義歟。人倫莫重於君父。吾故前列僧之孝。後列僧之忠。以杜釋氏無父無君之謗。

慈物之行第六

忍苦護鵝

佛世有比丘乞食珠師之門。時珠師方爲王穿珠。置珠取食。而珠偶墮地。鵝吞之。珠師與比丘食。視珠不見。疑比丘竊之也。比丘欲護鵝。故任其捶擊。至於流血。鵝來舐血。珠師移怒併擊鵝殺之。比丘不覺悲淚。珠師怪焉。乃語之故。感悟。珠師懺悔作禮。

護鴨絕飲

晉僧羣。清貧守節。庵於羅江縣之霍山。山在海中。有石盂逕數丈。清泉冽然。庵與石隔小澗。獨木爲橋。絲之汲水。後一鴨折翅在橋。羣欲舉錫撥之。恐傷鴨。還不汲水。絕飲而終。

贊曰。爲物命而忘己身。大慈弘濟。於是爲至矣。或曰全鵝而忍苦可也。羣之滅其生。得無過乎。噫。至人之視革囊。夢幻泡影耳。苟有利於衆生。則棄如涕唾。餧虎飼鷹。皆以是心也。豈凡夫執吝四大者所測知耶。

贖養生命

陳。法朗。徐州沛縣人。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學禪。精律論。譽動京畿。聽侶雲集。所得檀嚫。用造

經像塔寺濟給窮厄見諸生命即買歸畜之鵝鴨鷄犬充牣房內見朗寢息皆寂無聲遊觀之時羣起鳴吠喧於鼓吹亦懷感之致歟

悲敬行施

隋靈裕定州鉅鹿人十五投趙郡應覺寺出家博通經論名藉海內其行施也悲敬兼之惠袈裟數過千領疾苦求療者醫藥無算但得厚味必先奉僧雖禦畜類未嘗呵唾乃至責問童稚誡約門人自稱己名號彼仁者苦言懇切聞者流淚焉

買放生池

隋智者大師居臨海日見民以漁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心憫之乃以所得嚫施買海曲爲放生池表聞陳主陳主下勅禁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辭甚悽楚覽者悲悟多感化焉

割耳救雉

隋智舜趙州人北遊亭山庵其中有獵者逐雉雉入舜房舜苦勸免不聽因割耳與之獵入

驚悟。投弓放鷹。數村捨其獵業。每見貧餒。流淚盈面。解衣減食。無所不至。

贊曰。軻氏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於舜老驗之。

濟貧詣官

隋。普安。京兆涇陽人。周氏滅法。隱於終南山之楩梓谷。苦行忘身。或露形草莽。以施蚊蝱。或委臥亂屍。以施虎豹。時有重募。擒送一僧。賞帛十段。或來執安。安欣然慰喻曰。觀卿貧煎。正欲相給。爲設食已。與共入京。帝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汝更助急。不許道人山中。則遣渠何往。遂放入山。

躬處癘坊

唐。智巖。丹陽曲阿人。智勇過人。爲虎賁中郎將。漉囊掛於弓首。率以爲常。後入浣公山。依寶月禪師出家。昔同軍戎。刺史嚴撰。張綽等。聞其出家。尋訪之。見深山孤寂。謂曰。郎將癲耶。何爲在此。巖曰。我癲欲醒。君癲正發。往石頭城癘人坊。爲其說法。吮膿洗穢。無不曲盡。永徽中。終於癘所。顏色不變。異香經旬。

口吮腹癰

唐。智寬。蒲州河東人。常誦維摩經。及戒本。感天神遶房。性慈惠。好贍病人。不計道俗。及路遠近。無人治者。即與來房中。躬自經理。有患腹癰。膿不能出。口吮之。遂獲痊可。後晨感作逆事逮。寬配流西蜀。祖餞財帛悉不受。唯以一驢負經。路逢僧寶遲者。足破臥道傍。捨驢與乘。自擔經籍。時逢歲儉。煮糜粥以飼饑。又解衣衣之。或割或減。銜哀勸化。導彼念佛。

惠養羣鼠

唐。慧意。鉢中之餘。飼房內鼠。有鼠百餘。皆馴狎。爭來就食。其病者。以手摩捋之。

氈被畜狗

唐。智凱。丹陽人。常講三論。貞觀元年。住餘姚縣小龍泉寺。越俗狗生子多捐棄道上。凱憐之。收聚養育。乃至三十五十。氈被與臥。不嫌汙穢。

穢疾不嫌

唐。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性慈仁。有癘疾者。洞爛穢氣。鬱勃。聞者掩鼻。積爲之供給。身心

不二。或同器食時與補浣。人問之。答曰。淸淨臭穢。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鍊耳。

看疾遇聖

唐。智暉。住重雲。刱溫室浴僧。施水給藥。有比丘白癩。衆惡之。暉與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

贊曰。佛言吾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以中多賢聖故也。今重雲所遇。與悟達因緣正相似。古今類此甚多。姑出一二。以爲嫌棄病人者勸焉。

行先執箒

唐慧斌。兗州人。博窮經論。後專靜慮。以慈救爲務。每夏行步。恐傷微蟲。執箒先掃。隨得利養。密行檀惠種種善事。仍戒勿泄。

賙濟乞人

唐。曇選。高陽人。居興國寺。性好慈濟。財物不積。置巨鑊。倂乞人所得食。總爲饘粥。列坐羣乞。手自斟酌。見其藍縷。形容消瘦。憐憫墮淚。悲不自勝。己亦同羣受粥而食。遂及多載。

施戒放生

五代。永明壽禪師。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入天台。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放諸生類。六時行道。餘力誦法華經一萬三千部。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焚香告衆趺坐而逝。

看病如己

宋。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病在己。旦夕問候。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天稍寒。撫其背曰。衣不單乎。或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乃至命終者。不問彼有無常住以禮津送。

贊曰。經稱八種福田。看病第一。豈不以衲子無家。孤單湖海。伶仃疾苦。眞可悲憐。作僧坊主。而病不於我調。死不於我殯。豈慈悲之道乎。凡住持者。宜以高庵爲法。

總論

仁義禮智。人之四端也。而仁爲首。慈悲喜捨。佛之四心也。而慈爲先。苟無慈心。雖有博學多

聞神通三昧．悉魔業耳。或謂慈威並運．佛道也。何專尙乎慈。不知生之殺之皆仁也。攝之折之皆慈也。其迹則威。其實則慈也。威而不失爲慈。是之謂大慈也。子毋以喣喣之恩沾沾之惠言慈也。

高尙之行第七

避寵入山

晉。道悟。秦主姚興。逼以易服輔贊。屢辭不允。殆而獲免。乃歎曰。昔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草食味禪。終身焉。

衆服淸散

晉。慧永與遠公居廬山。鎭南將軍何無忌守潯陽。因集虎溪。請永及遠。遠從者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草履。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至。神氣自若。無忌謂衆曰。永公淸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

贊曰。遠師從者百餘。皆蓮社英賢耳。而何公尙抑揚如是。今僧畜奴僕。張蓋荷篋。趨蹌於豪貴之門。而求與爲伍。何公見之。又當何如耶。

不享王供

姚秦。佛陀耶舍在姑臧。秦主興遣使聘之。厚贈不受。既至。興自出迎。別立新省。館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亦不受。時至分衞。一食而已。衣鉢臥具盈屋三間。不以介意。興爲貨之。造寺城南云。

駕不迎送

齊。僧稠。文宣帝常率羽衞至寺。稠宴坐小房。了不迎送。弟子諫之。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與帝耳。天下號爲稠禪師。

不結貴遊

梁。智欣。丹陽人。以經義名海內。永明末。太子時幸東田。數進寺。欣因謝病。鍾山晏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孤迴絕人。凡䞋施不畜。爲構改住寺云。

不引賊路

隋。道悅。荊州人。常持般若。住玉泉。值朱粲反。入寺求糧。又欲加害。悅殊無所懼。放令引路。悅行數步。坐於地。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粲奇其高尚。因送還寺。

屢徵不就

唐。慈藏。新羅國人。冥行顯被。物望所歸。屢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不忍殺。具以上聞。王歎服焉。

寧死不起

唐。四祖道信大師。住黃梅三十餘載。貞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勅使者。若更不起。當取其首。師引頸受刃。使以聞。太宗嗟歎。賜珍帛。以遂其志。

贊曰。子陵之拒光。皇種老之辭仁祖。亦逸士之常耳。未聞脅之以白刃而不回者也。丹鳳翀霄。可望而不可追也。四祖其人歟。慈藏其人歟。

三詔不赴

唐汾州無業禪師。陝西雍州人。穆宗遣左街僧錄靈阜齎詔起之。師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爾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敷座告門人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空同壽。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爲境惑。流轉不窮。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中夜而逝。阜回奏。帝大欽歎。賜諡大達國師。師處憲穆兩朝。凡三詔不赴。

詔至不起

唐懶融。隱金陵牛首山。上聞其名。遣中使召見。使至。融方坐地。燃牛糞火。拾煨芋而食。寒涕交頤。使云。天子有詔。尊者且起。融熟視不顧。使笑云。涕及頤矣。融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上聞而歎異。仍厚賜旌之。

冒死納僧

唐法沖。隴西成紀人。貞觀初。勑私度者處以極刑。時嶧陽山多逃僧避難。資給告匱。沖詣州宰告曰。如有死事。沖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宰嘉其志。冒網周濟焉。

不赴俗筵

唐。韜光禪師。結茆於靈隱西峯。刺史白居易具飯。以詩邀之。光答偈不往。有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囀畫樓前之句。其高致如此。

贊曰。有古德辭朝貴招宴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與韜光高致先後如出一轍。噫。斯二偈者。衲子當朝暮吟咏一過始得。

不受衣號

唐。全付。吳郡崑山人。見南塔涌禪師頓明心地。後住清化禪院。錢忠懿王遣使賜紫袈裟。付上章力辭。使再往。又辭曰。吾非飾讓也。恐後人效吾而遑欲也。尋賜號純一禪師。復固辭不受。

力辭賜紫

五代。恆超。范陽人。止開元寺。講經論二十餘年。前後州牧使臣投刺求見者。令童子收刺。罕所接對。時郡守李公欲奏賜紫衣。超辭以詩。有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之句。李公復令人勸勉。超確然不拔。且曰。而復來。吾在盧龍塞外矣。相國瀛王馮公聞其名。修書通好。超曰。貧

道早捨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宰輔豈以虛名浮利留心乎馮公益重之表聞於朝強賜紫焉卒之日天樂盈空蓋生兜率之明驗也

贊曰紆金紫之服交宰輔之門人所深願而惟恐其不得也二公堅辭再四若將浼焉淸風凜然披拂千古眞可以涼奔競之炎衷而醒利名之醉眼矣

不樂王宮

後唐貞辨中山人刻苦修學刺血書經時幷州不容外僧辨出野外隱身古塚中武帝畋遊辨方出塚見旌旗騎乘還入塚穴帝擒之問故檢塚中則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管太后深加仰重辨訴於后曰本以學法爲重久在王宮如梏械耳帝乃縱其自繇

袖納薦書

宋雪竇顯禪師得法於智門祚公將遊兩浙學士曾公謂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附書薦顯顯至靈隱陸沈衆中三年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靈隱莫有知者時僧千餘使吏檢牀籍乃得顯問向所附書出諸袖中封緘如故曰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

哉。曾公大笑。珊以是奇之。

贊曰。今人得貴宦書。如獲拱璧。而曉夜求售。其亦不聞雪竇之風歟。吾怪雪竇拈唱宗乘。電掣雷轟。不讓德山臨濟諸老。考其平生。則器度繇來不凡矣。爲釋子者。不可不自愛。

棄書不拆

宋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參天衣。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居法雲。威光烜然。後以書致安。安不拆而棄之。侍者問故。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閑眼尿牀。吾何復對哉。

贊曰。秀多衆。安單丁。蓋易地皆然耳。安非詆秀。警世之頑羣癡聚而已。雖然。養閑漢猶可也。今之所養者。忙漢也。尚何言哉。

對使焚鉢

宋慧璉。漳州人。皇祐中。召對化城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璉持律甚嚴。上嘗遣使賜龍腦鉢

孟。璉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囘奏。上嘉歎久之。

贊曰。璉公煅鉢而無怖心。英祖聞奏而無怒色。所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者也。得非宗門之盛事歟。

總論

上錄忠君。此紀高尚。高尚是．則忠君者非歟。是不然。顧所守何如耳。道充於巖穴。而名聞於廊廟。上度吾君。下度吾民。非弘法利生之正務乎。獨惜大道不立．而枉己以求榮者．貽釋子之羞也。噫。爲僧者誠以道自重。使國王大臣聞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僧．而歎之羡之。其忠亦多矣。豈必面陳獻替而後爲忠乎。吾是以知南陽龍逮七朝。無業力辭三詔。遇不同。而其道同．其忠同。

遲重之行第八

傳法久隱

唐六祖太師。初參五祖。即悟自心。祖曰。汝根性大利。著槽廠去。遂事舂碓。腰石勤劬。苦作供衆。後傳衣法。夜半潛去。隱跡於獵人中。蓬首垢面者一十六年。後以龍天見推。乃於印宗法師講席。偶論風旛。四衆驚仰。扶翊開法。大闡南宗。爲萬代師表焉。

贊曰。大師不惟開法於十六年之後。而薙髮亦如之。養深積厚。古今一人而已。師表萬代。不亦宜乎。

十年祕重

唐桂琛。常山人。初學毗尼。後訪南宗。徧參知識。得旨於玄沙大師。密行陸沈。漳州牧、王公。請於閩城西石山蓮宮。駐錫十數年。祕重妙道。有懇志扣求者。乃爲開演。既而遷羅漢院。破垣敗簀恬如也。勤州太保固請宣法。退讓不獲。方受其請。大開法門。參徒莫計。出法眼一宗焉。

不宣靈異

唐善靜。長安金城人。南遊樂普。見安公法裔。乃融心要。後還故里。留守王公。營永安院居之。嘗洗沐。舍利隕落。即收祕。不許弟子示人。又禪寂次。忽有白鶴馴狎於庭。若聽法者。靜令人

驅逐。凡此殊徵。有而不宣。

贊曰。古人獲靈異而祕重不宣。今人無靈異而僞稱惑衆。心事蓋霄壤矣。聖益聖。愚益愚。又何怪。

混迹樵牧

唐普願。鄭州新鄭人。依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得法於江西馬大師。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貞元十年。掛錫池陽南泉山。蓑笠飯牛。混於樵牧。斫山畲田。足不下南泉三十年。太和中。池陽太守與宣使陸公護軍劉公固請開法。道化大行。號南泉古佛云。

贊曰。遠祖師影不出廬山四十載。王老師足不下南泉三十年。此古人之盛節也。然皆得意後事。非初學所宜。出家兒大事未明。不遠千里參尋知識。此何時。乃守愚空坐。自失善利耶。趙州八十行脚。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敢爲癡隱者告。

事皆緣起

唐神鼎諲禪師。豫州人。與汾陽齊名。年尚未壯。隱於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又二十年方開

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實非己意。

歷年閉戶

宋．雲蓋智禪師。元祐六年。退居西堂。閉戶閒居者三十年。

久處深山

宋．無聞聰禪師。大悟之後。獨入光州山中六年。陸安州深山六年。復至光州。又經三年。如是山中獨行獨坐共十七年。後乃去世。

贊曰。獨行獨坐於大悟之後。亦遁跡南泉意也。彼初心未悟。而乃厭叢林。畏大衆。離知識。索居孤陋。不亦謬乎。

八請不赴

宋．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堅請不已。乃順人望。既至。宗風大振。迹不越閫。自爲不出院歌以見志云。

贊曰。歷觀諸大老得法之後。率多韜光鏟彩。時至乃彰。而此老八請不赴。其祕重尤甚。厥後

宗風大振。非源深流長歟。今少年負一能。皇皇乎出世之恐後也。亦錯矣。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衲子宜時以自警。

重法隱山

元法聞。七歲出家。後從溫公學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公謂聞任重道遠。託以弘傳之寄。聞對佛像灼肌燃指。刺血書經。以彰重法。遂隱五臺山。不踰閫者六載。讀藏教五千卷者三番。帝師歎曰。漢地乃有此僧耶。尋以安西王命開講延義善寺。天子聞而徵之至闕。詔居大原教寺。賜銀章一品。求戒者皆從受焉。延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坐逝。

廢寺隱居

元世愚。衢州西安縣人。歷參布衲及斷崖中峯諸大老。後得法於止巖。歸西安烏石山廢寺結茆以居。影不出山者六載。名聞於朝。遣重臣賜名香金襴法衣。加號弘辨。至正間有龍眠古望等五剎新掓。皆虔懇延師爲開山第一祖。乃不得已應之。

總論

或問世尊始成正覺。卽演華嚴。乃有沙彌講經。年甫七歲。如必歷年久隱。當如衆生何。不知古人之遲重。非獨善忘世也。道高而志愈勤。心明而事彌愼。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待夫果熟香飄。龍天推出。擧而措之裕如矣。子見如來一代之利生。而不知三祇之熏鍊。又安知七歲沙彌非多生之熟習耶。佛法不是鮮魚。那怕爛卻。斯言雖小。可以喩大。

艱苦之行第九

年老頭陀

佛言大迦葉尊者。專行頭陀。年老不捨。佛憫其衰邁。謂言汝久事勤苦。宜稍自逸。迦葉苦行如故。佛大嘉歎曰。汝能爲一切衆生作依止。如我在世無以異也。有頭陀行。如汝者我法則存。不然我法則滅。汝眞荷擔大法者。後傳法爲西天初祖。

贊曰。頭陀行之存滅。法之存亡係焉。金口敷宣。言猶在耳。今僧腴其食。文其衣。華其居。惰其四肢。飾其玩好。如王公而不知愧。末法將沈。良可扼腕。迦葉鼻祖東西二方。而所爲如是。豈

非懸知後患貽厥孫謀耶率乃祖攸行願禪者毋以末法自棄

備經險難

晉曇無竭聞法顯等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以永初元年集同志曇朗僧猛等二十五人發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四顧茫茫莫知所之惟望日光以準東西視人骨以標行路耳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前度雪山下有大江流急如箭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爲幟後人見煙知前已渡方得更進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矣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壁有故杙孔孔相對人執四杙先拔下杙仍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於三日方及平地檢料同侶失十二人進向中天竺路既空曠惟齎石蜜爲糧十三人中又死八人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觀音未嘗暫廢至舍衛國遇衆惡象乃歸命觀音忽現師子象遂奔逸至恆河復值羣兕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牛亦驚散後於南天竺隨舶達廣州齋經而還

贊曰讀西行傳千載而下猶可流涕即今一字一句皆先德汗血也而或以輕心對之汗手

執。之不潔處置之。又或存而不讀。讀而不行。乃至用以搏衣食貨名利而已。悲夫。

法滅縗經

隋靈裕。見周氏滅教。悲感不勝。衣以斬縗。頭經麻帶。如喪考妣。引同侶夜談正理。晝讀俗書。潛形灰槁以俟法復。

刺股制心

隋智舜。趙州大陸人。專修道觀。妄心卒起不可禁制。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髀上刺處斑剝如錦焉。

西竺取經

唐玄奘法師。立誓取經。貞觀三年。單己西行。過流沙。歷高昌。及於罽賓。多虎豹。不能前進。奘不知爲計。閉門而坐。至晚啓門。一老僧至焉。奘即禮敬。僧教持般若心經。遂得虎豹藏形。魔鬼遯迹。直造佛國。取經而歸。凡經一百五十餘國。貞觀十九年冬方達京師。

身先苦役

唐志超同州馮翊人年二十七依幷州開化寺贊禪師出家潔正身心勤履衆務安僧數百兩食恆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後於汾州起光嚴寺晝夜克勤攝引後學時逢嚴勅度僧者加以極刑而超曾無介意如常剃落避世逸僧憑若泰山焉

蚤蝨不除

唐曇顗高陽人止五臺山木瓜寺單形弔影處以瓦窰衣服久而破敝蚤蝨積聚任其味噉寄以調伏曾於坐夏山饒土蚤既不屏除氈如凝血但引咎自責願以相酬情無恪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

贊曰蚤蝨不除不幾於苦行外道乎是不然若以苦行爲成道之繇則誠邪見今引咎自責願以相酬則所謂馬麥金槍償宿債耳安得等之外道

六載舂粟

唐道亮趙州欒城人入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亮一身既同衆務日別舂粟以五斗爲度六載之中曾無廢惰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後以講律聲被東夏聽徒八百成講學士者四

十餘人。

不作不食

唐百丈海禪師。住百丈山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或勸止之。則曰我無德以勞人。衆不忍。藏其作具。因不食。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贊曰。德如百丈而猶曰不欲以無德勞人。況我輩乎。或謂住持者宜弘法利生。雖日享千金役百夫何病焉。而瑣事力作。非所謂知大體。噫。百丈建叢林。立淸規。爲萬世師法。豈慮不及此。今若是。凡以愧天下之涼於德而豐於祿者也。

萬里決疑

唐大隋禪師。有僧問劫火洞然。這箇壞也不壞。答云壞。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答云。隨他去。其僧疑之。尋師參扣。徧歷山川。至於萬里。

贊曰。古人爲毫釐疑膺。不肯自瞞。必求決擇。痛快而後已。何復以途路爲勞。所謂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者。正指此也。今俾尋師訪道。則跬步而攢眉。逐利趨名。則萬里而輕舉。行八

旬過百邑。遐哉高風。不可覩已。

躬自役作

宋慕喆。臨川人。號喆侍者。住大溈。衆二千指。齋罷必會大衆茶。每放參。躬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夜禮拜視殿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而已。

卑己苦躬

宋僧藏。遇仁祠則禮。逢碩德則禮。僧俗施拜。俯僂而走。當衆務也。屈己猶臧獲焉。見人故衣。澣加浣濯。或與縫紉。至炎暑夜。脫衣入草莽中。蚊蚋蝱蛭唼嚙流血。而恆念彌陀佛號。雖巧歷者不能算數矣。

贊曰。溫陵有言。苦身而作。安坐而食。曲躬而禮。逆立而受。苟非有己利之德。爲害非細。此老其免夫。

刻苦事衆

宋雲居簡禪師。初謁膺禪師。與語三日。大奇之。而誡令刻苦事衆。於是躬操井臼司樵爨。徧

掌寺務。不妨商畧古今。衆莫有知者。

行不辭勞

宋圓照本禪師。師永安昇公。昇道價重叢林。歸者如雲。本敝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勞乎。本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必欲此生親證。其敢言勞。

贊曰。掌衆務而不礙商畧古今。典炊爨而不妨入室參道。今沙門袖手受供。曰。吾辦道者也。彼行務者也。是何其與古異也。

常行乞食

宋道法。燉煌人。專精禪業。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主興樂香積二剎。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不預僧食。乞食所得。減施蟲鳥。夜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後入定。見彌勒佛臍中放光。照燭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

◎聖王之相傳也曰無逸。佛氏之相戒也曰愼勿放逸。故求法者爲法而忘軀。利衆者爲衆而忘己。今少年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擎鉢則曰臂酸。持籌則曰腰痛。蚤夜勤修。則曰吾體弱多病。或詰之則又曰愚者用力。智者用心。愚修福。智修慧。噫。果若而言。非但迦葉以頭陀愚。六祖以碓磨愚。而不捨穿針之福。將無佛亦愚耶。噫。

感應之行第十

精誠感戒

晉。道進。張掖人。詣曇無讖律師求受菩薩戒。讖不許。令七日懺悔。懺畢再往。又大怒。不許進退而竭誠禮懺經三載。一夕夢釋迦文佛親爲授戒。明往見讖。欲言所夢。讖遙賀曰。子已得戒矣。自是道俗從進受戒者千餘人。

懺獲妙音

晉。法橋。少樂轉讀。而乏音聲。於是絕粒懺悔。七日爲期。稽首觀音。以求現報。同學苦諫不聽。

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索水飲之。自此經聲徹里許。

誓師子座

劉宋．竺道生。論涅槃經闡提皆當成佛。舊學法師以爲邪說．擯之。生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現身惡報。實契佛心。願捨命時．據師子座。遂往吳郡虎丘山。豎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石皆點頭。已而涅槃後品至。果稱闡提有佛性。後於廬山講涅槃經甫畢。衆忽見麈尾墮地。端坐而逝。

贊曰。聖人之言。有辭缺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闡提是也。亦何俟後品之至。蓋達人會理。拘士執文。又不獨闡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見不搖．堅如金石。死不違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夢中易首

劉宋．永那跋跎羅．中天竺人。任緣遊化。至京都。譙王欲講華嚴等經。而跋跎自忖未善宋言。旦夕禮懺．求觀音加被。忽夢白衣人持劍擎人頭來．問曰。何憂。具以事對。其人以劍爲易新首。豁然驚覺。備曉華音。於是開講．大弘佛法。

廢講懺悔

齊僧雲。住寶明寺。以講演著名。四月十五日臨誦戒時。白衆言。戒乃人人誦得。何勞數聞。可令一僧竪義。使後進開悟。衆無敢抗。遂廢誦戒。七月十五日衆集。忽失雲所在。四出追覓。乃於古塚中得之。流血被體。問其故。則云有猛士執大刀厲聲呵云。僧雲爾何人。斯敢廢布薩。妄充竪義。即以刀劏我身。痛毒難忍。因扶掖還寺。竭誠懺悔。經於十年。至心盡敬。依式布薩。臨終之日。異香來迎。欣然而逝。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云。

贊曰。今時尚經論而輕戒律。二千年來。半月誦戒。無復有舉行者。予不揣。興廢墜於山中。人猶未之信也。果報炳然。於雲公有徵。願覽者思之。

癘疾獲瘳

齊僧遠。住梁州薛寺。不修細行。隨流飲噉。忽夢神人切齒責曰。汝出家人。如是造惡。何不取鏡自照。曉而臨水。見眼邊烏黯。謂是汙垢。舉手拭之。眉隨手落。因自咎責。痛改常習。敝衣破履。一食長齋。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夢前神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可謂智人。今當

赦汝。驚喜而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雙眉復出。遠身經二報。信知三世不虛。自後竭誠奉法。曾無退墮。遂爲名僧。

勤苦發解

梁。道超。吳郡人。見旻法師學解冠海內。心欲企之。輟寢忘味。以夜繼日。夢有人言。旻法師毗婆尸佛時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遂勤劬苦至。頃之洞徹。

禮懺延壽

梁。寵法師年二十八。遇道人法顥謂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惟有祈誠諸佛。懺悔前愆。或可冀耳。寵引鏡驗之。面有黑氣。於是鬻衣鉢市香供。東抵海鹽光興寺。閉門禮懺。杜絕人事。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今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其夜懺達四鼓。聞戶外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開戶。寂無所見。明晨黑氣已除。兩耳生骨。居常禮佛百拜爲限。後有疾。不能起。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年七十有四而卒。

誦經延壽

梁。智藏吳郡人。住鍾山開善寺。遇相者謂曰。法師聰明蓋世。惜命不長。止三十一耳。時年二十有九。於是罷講。探經藏得金剛經。竭誠誦讀。禮佛懺悔。晝夜不輟。至期忽聞空中聲曰。汝壽本盡。以般若功德力。得倍壽矣。後見前相者。驚異莫測。藏陳其故。始知經力不可思議。

贊曰。修短分也。禮懺誦經而壽延。則宿因之說廢矣。噫。還帶而夭相除。渡蟻而貴形現。人力尙可回天。況三寶不可思議力耶。獨恨精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簧籥而爲經。交杵碓而成禮。亦何怪乎感應之無繇也。

扣鐘拔苦

隋。智興居大莊嚴寺。職掌扣鐘。大業五年。同住僧三果者。有兄從駕道亡。其妻夢夫謂曰。吾至彭城病死。墮地獄中。賴莊嚴寺鳴鐘。響振地獄。乃得解脫。欲報其恩。可奉絹十疋。妻奉絹。興以散衆。衆問扣鐘何以致感。興曰。吾扣鐘。始祝曰。願諸聖賢同入道場。乃發三下。及長拒。又祝曰。願諸惡趣聞我鐘聲。俱離苦惱。嚴冬極凍。皮裂肉皴。掌內凝血。無所辭勞。

天神護體

唐。道宣律師。姓錢氏。初從師聽律一徧。即欲遊方。師呵曰。適遐自邇。修捨有時。抑令聽十徧。後持律精嚴。世所希有。中夜行道山上。臨砌顚仆。有天神介胄掖之。因問何神。答曰。博叉天王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給衛耳。宣遂廣問佛世。一一條對。及授宣佛牙寶掌以表信焉。號南山教主澄照律師。

贊曰。律非玄義。宣公非鈍根。何淹滯乎十聽。良繇戒爲道本。欲其淪肌浹髓。而堅固不易耳。今之受戒者。一受之後。束之高閣。尙莫能纖究其義。而況師十講。弟子十聽耶。吾故知宣公之師。非常人。而大賢之出其門。有自來矣。

感示淨土

唐。慧日。泛船渡海。達天竺。參訪知識。咨稟捷徑法要。天竺學者。皆贊淨土。至健馱羅國。東北大山有觀音像。日乃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爲期。至七日夜。忽見觀音現紫金身。坐寶蓮華。垂手摩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惟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

說已忽滅。日冋長安。普勸念佛。

贊曰。健馱之感觀音。與竹林之感文殊。大畧相類。皆誠極而應。無可疑者。淨土感應。事非一人。詳具於往生集中。茲不復贅。

甘露灌口

五代。永明壽禪師。初爲庫吏。用官錢放生。當死。吳越王釋之。出家爲僧。嘗行法華懺二十一日。備極精懇。夢觀音以甘露灌口。遂得無礙辯才。

懺感授記

唐。曇榮。春夏講教。秋冬坐禪。因刺史送舍利三粒。乃誓求總獲。遂得舍利四百粒。行方等懺法。寺僧僧定者。見光明中七佛皆現。一佛顧榮云。我是釋迦。爲汝身器清淨。故來授記。後當作佛。號普寧佛。是冬榮卒。異香繞室。

口出青蓮

唐。遂端。止應潤寺。專精法華。十二時中。恆誦不輟。老而彌篤。咸通二年。忽趺坐而化。須臾口

中出靑色蓮華七莖。葬東山下二十餘年。墓屢發光。開視之。形質如生。衆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眞身院焉。

總論

予錄古行以感應終篇。有笑於傍者曰。道無修無證。無修則感者空。無證則應者寂。憧憧於感應。無亦計功謀利之心歟。予曰。桴感鼓則應以聲。水感月則應以影。謀與計安在。是故忠臣誓而枯竹芽。孝子泣而堅冰解。理也。奚足異乎。使感應無繇。則因果蕩然矣。豁達空。招殃禍。可勿戒諸。

緇門崇行錄跋

崇行錄者。履眞尙朴。窮源達本之談也。矧末法羣機。皆成孟浪。端心契理。無越於茲。故我大師三藏總持。一心普運。大悲之極。爰啓斯文。誠爲濟苦海之慈航。燭幽途之寶炬。條分縷析。樹義森嚴。恍若奏八音於淸廟。而沖然逸響。悅可衆心。俾披覽者隨分各足。而揭之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繇淸淨而入道。某也以端謹而率衆。某也行所難行。某也忍所難忍。而末彰以感應。譬夫磁石引針。澄潭映月。必然之理。亦復無疑。所謂激頑起懦。其爲福利非小補矣。後之學者。苟或乘之以慢。稍勉之。則曰。彼聖也。我凡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噫。吾知其自安卑近。而欲冀無上佛乘。猶夢未著在。弟子翂蠢然之餘。恭逢至教。閱未終卷。悲淚嗟歎。惴惴焉罔知所自。心死神喪。頓失故步。徒有以挹淸氛於下塵耳。屬翂筆受其錄。悚仄謹書。時

萬歷十三年歲在乙酉仲冬日弟子廣翂和南跋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緇門崇行錄

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恭印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十五號之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十五日恭印

